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览本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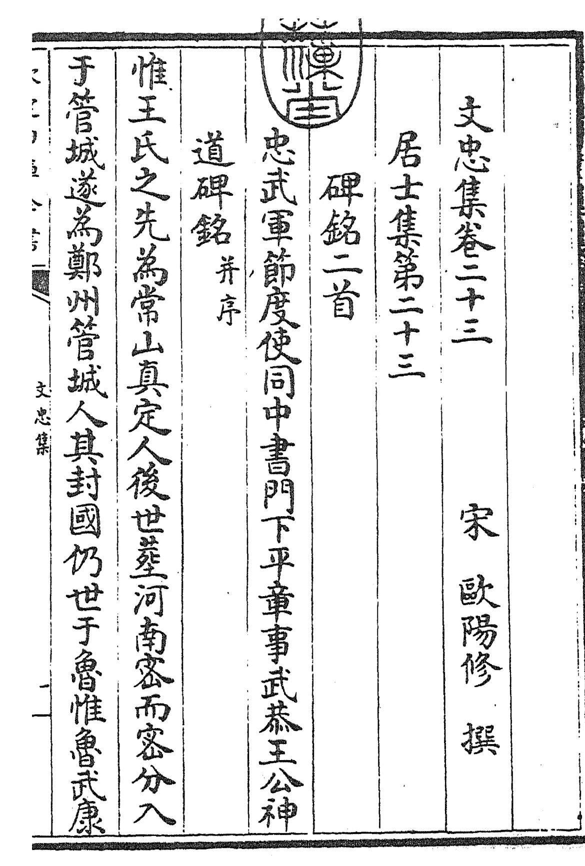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三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二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塟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

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
有勞有勤報郵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
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
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
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隘爭必亂乃以兵前
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
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
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廵檢邢洺男子張洪

霸聚盜二州閒歴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
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刦遂皆就擒由
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
虞候擣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
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
歴龍神衛擣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
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
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

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

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歷三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驚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

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
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
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
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
亦不貸其過居項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
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
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
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

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而已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無

此字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
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
吾可勝因敵而勝之耳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
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
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
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
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
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

疾薨於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於苑中贈太尉中
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
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
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
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
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
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
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

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樞密以老還仕復起於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於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紀]謹按曾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將國公祖諱玄追封邢[一作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

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度内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内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旲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寛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强起

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與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耉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禄仕而襄公繼之以大

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從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二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為韶人榮至于褒䘏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䘏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偹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

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
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
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
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
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
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
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强

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刋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名遷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歷之間天下怠於久

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
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
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
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
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
也慶歷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册而契丹以兵臨
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
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

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册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邉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脩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

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絶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某一本作右領軍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三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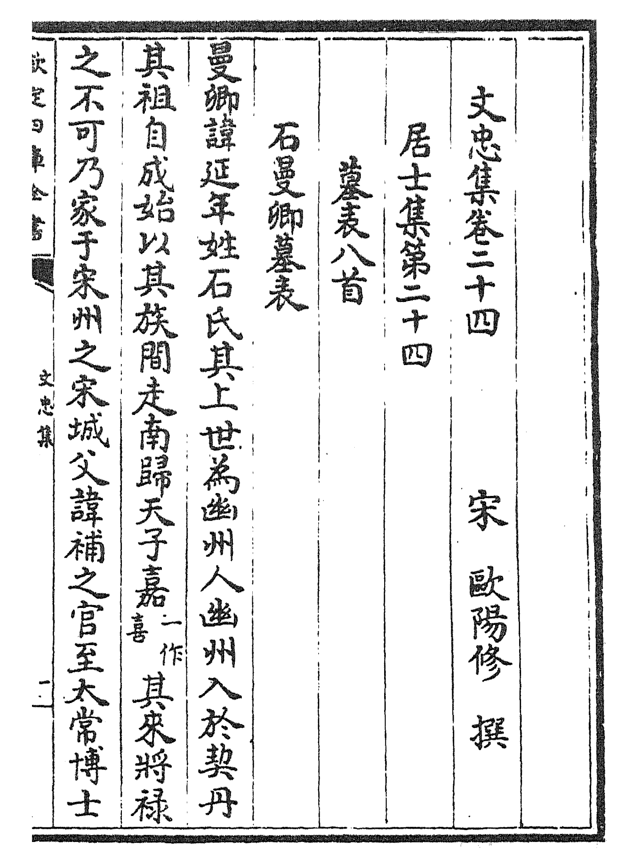
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怨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黄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

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
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
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
一人俘於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
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
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
名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荊湖兵以從公至則移
檄交趾名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

邉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有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舊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與開國襲美於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於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歴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於里一方有警公起於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名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詒來世匪止韶人

文忠集卷二十三



文忠集卷二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

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世乃一混以一作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

卿瞿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三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

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名見稍用其説籍河北（一無二字）河東陜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㫖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邉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

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取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忻及間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

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節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滙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

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

年余始爲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

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

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

中淳化三年乙科鎭州眞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强察

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罪者責君理之

君辨愈明不可汚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

滿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二字

吏部考[一無此字]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名選公考當名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理]壁州疑獄既還遷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飢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飢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

就拜殿中丞歲满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有府字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無二字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户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

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導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二）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既其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於）漢之（一無之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彰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内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於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一作著以永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於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

而公之世德子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於世可謂孝矣然子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於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自患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於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

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

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糴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盗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盗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盗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盗曰此

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

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

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
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
君為人剛介（一作毅）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為吏
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子為西京留守推官與
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遊雖他掾屬賓客多
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
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
君愛（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耶雖他人視君亦

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强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勝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嘗哀禄之及於親

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蕲竊國家褒贈之寵以
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
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
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司氏永安）縣
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
將塟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
亦卒遂以某日從塟於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
余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

塋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叅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為後然其

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禄仕以忠厚孝謹多才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為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為强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

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温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為表於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於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從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

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修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一作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里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

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絶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

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于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徳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徳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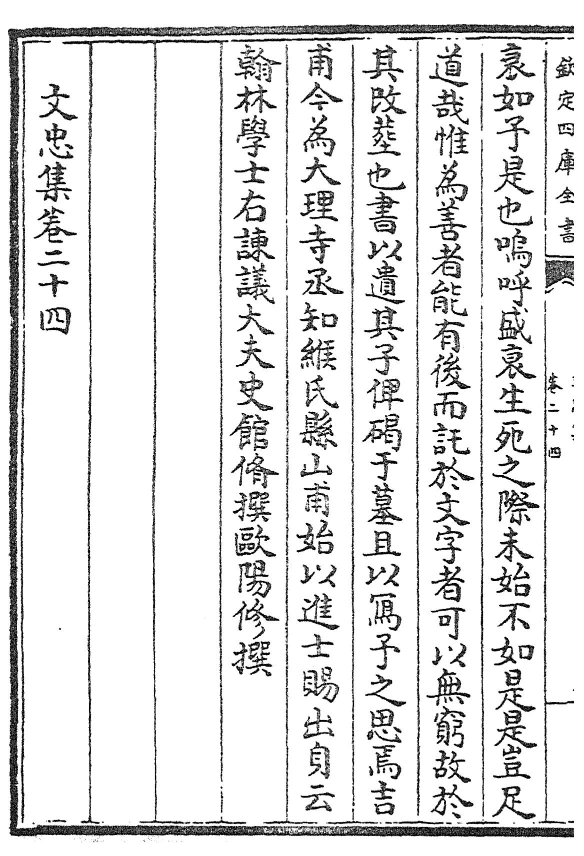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表一作碣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録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

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磚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一作壙於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

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率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葱竹）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一作察推）既罷又辟司録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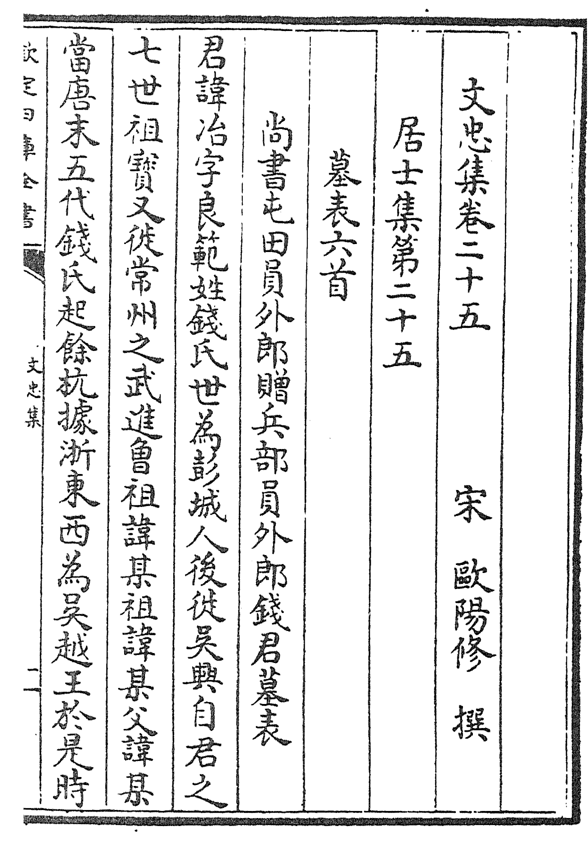
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一有其字）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



哀如子是也嗚呼感哀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阡茔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子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維氏縣山南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歐陽修撰

文忠集卷二十四



文忠集卷二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於是時

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皋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

嘗躬織紝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一有不止字）母為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讀（一有年二十三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户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寃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

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寃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一無此字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汙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

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為君立生祠如皐民不農桑以鹽為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為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皐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為

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為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從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為鼎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從武進其居與塋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歷三一作二年九月庚寅

公餗等葬君於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無上八字）以蔣夫人從歐陽修曰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爲周官久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執孰止蓋恃力者雖

盛而必哀以德者愈遲而愈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於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慼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

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
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
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
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
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
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
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
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

士歷連一作道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録知髙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歷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禄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愚州司理

叅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諲曰説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於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

待制尚書户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為右羽林軍一無軍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一無某字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事吴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税廵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

有六府君孝弟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
其居于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
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
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
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
子方爲秘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
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
門衛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

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户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於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横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歷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

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
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堙沒
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
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
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
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
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
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為泰州如臯（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

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字）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

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名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名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

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禄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壠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

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
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
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
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
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
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
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
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

恨也（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戍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

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
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
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
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
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
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
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
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

故貧賤也（碑本無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

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

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黄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税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内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于友悌凡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

兄吾父也慶歷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泶然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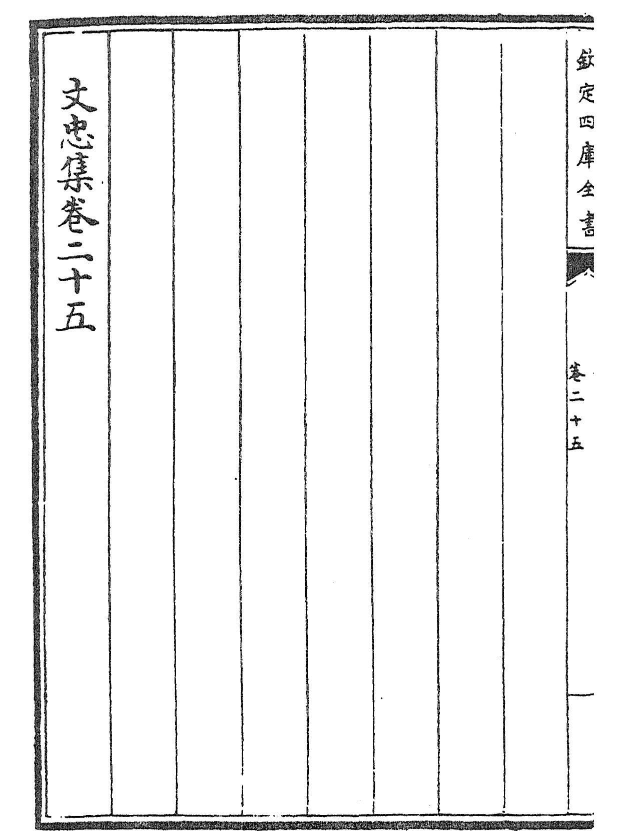
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親愛之蓋其名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澗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

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

已而知其賢復名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月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

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偶曰除曰隮皆舉進士曰思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録其子偶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然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天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

月十四日廬陵歐陽修述



文忠集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三第十二頁前五行小人之讒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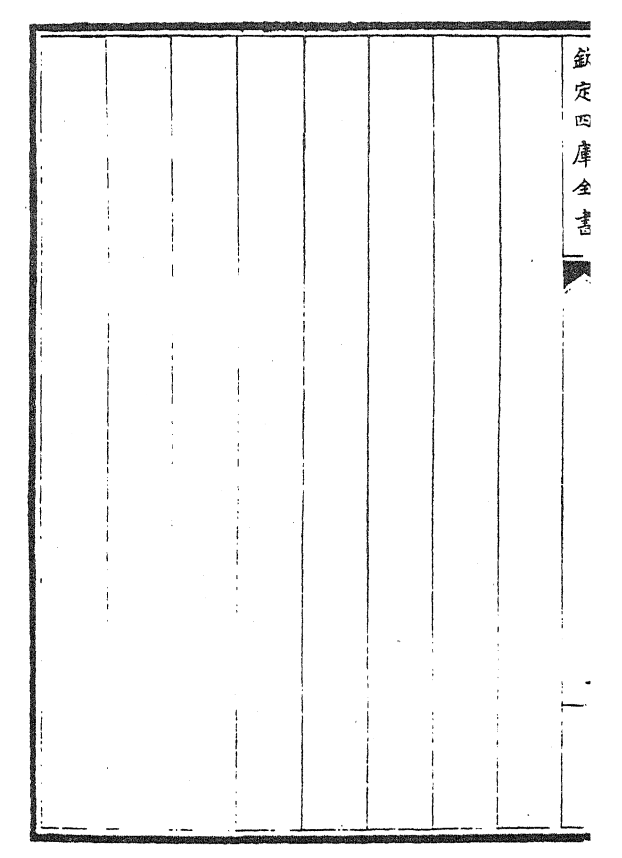
讒訛纔據别本改

卷二十四第十一頁前二行爲絳大族刋本絳訛

緯據别本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刋本脱

莫字據别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蔣維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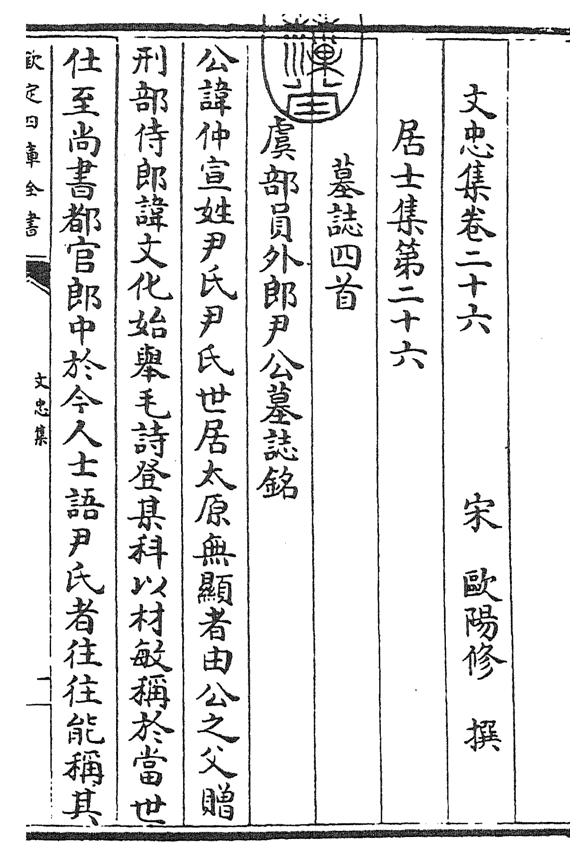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二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六

墓誌四首

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科以材敏稱於當世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

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塋其父於河南令為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遊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一有縣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一有及寢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

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思一作歿也見稱斯可

知也已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一有夫字銘曰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久室不燿自公再世始發其輿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輿在子與孫一作在子子孫

尚書兵部員外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

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塟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塟嘉興或塟麗水自

皇考已上三代皆塟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丁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塟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於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覔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蓋甞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

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
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
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
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
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
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
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
諱與脩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

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一無此字）求上旨（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

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賓客堯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名試紹制誥判流內銓議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

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脩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

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冗劇（一有處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

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勅列反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與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廪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縗二婢至三從孫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廪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撤無新衣然平生一有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

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畧書之噫公之事何多歟歎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塟其嗣子具來乞銘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罷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

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

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
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
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
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
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
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
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
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

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名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陜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陜府歲餘名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

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户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户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

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斁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

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闇）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詾詾）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以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揺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

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後甚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寛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茍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

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

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邉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名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

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

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曽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曽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蒔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
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緜於
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
家贈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
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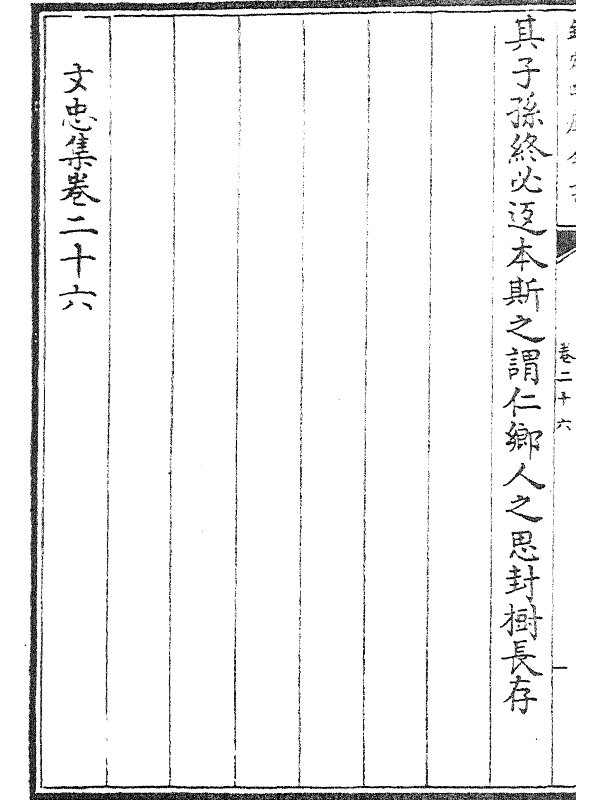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曽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
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

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為濰州司理叅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叅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為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禄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為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

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為言詔書褒美在閬州治嘉陵江石堤民至今頼之君為博士時其弟愈猶為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禄仕每以為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

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御將作監丞通判陜州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為秘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徳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為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



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文忠集卷二十六

文忠集卷二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　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　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埅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我誦子

之文今其塋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無此字）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巳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二字）望之若不可及巳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

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竒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正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竒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鋭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

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名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以書論）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一有出字）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十字）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正刑三字）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未）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

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帛二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
下無事矣公既見疏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
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
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
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假）
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
州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
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

之阻而能徑一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一作左遷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州府名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内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内

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一無此五字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名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

享年七十有八以終一無此二字　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一無皆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一此此一字加一作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一作九月某日塟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塟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　銘曰

士之所難有緼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為困於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終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一作蘭陵郡無夫人字蕭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修為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

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為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偽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殁公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慶歷四年三月十日

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塋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黄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於

隨復遷都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一有人字)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為出入四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

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為不法五字官屬莫能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强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産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傭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産鉅萬一有一字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

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慰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夲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代恕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鋭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為政其利

可以賙天下貧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
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
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為法
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可也乃縳故吏唐權
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
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為令朞年不獨善
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
丁夫數千名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

夫治河為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
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為災公與守爭至三四
民得復乃已改頴州司法叅軍州民樂氏為盜會赦出
入里閭操弓矢為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
當死公曰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
報仇豈法意耶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
蘇州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於京師以某年
某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賙人緩急而為性寬靜沉默（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為不屈其守）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為喜怒設耶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三（一作一）人一（一無一字）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歷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栢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巳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户參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塟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隂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於人至公貲衰乃施於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

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余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余文宜其來請於余也初天聖九年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

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至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崖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

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一有之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一有也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其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

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座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

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唐人自曾祖以來家京師而塟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

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

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三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一有且字）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

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靈）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

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殁經更戰焚逃藏脱亂僅傳一作得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

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慱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文忠集卷二十七